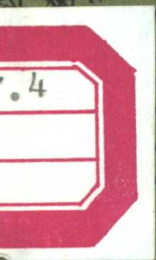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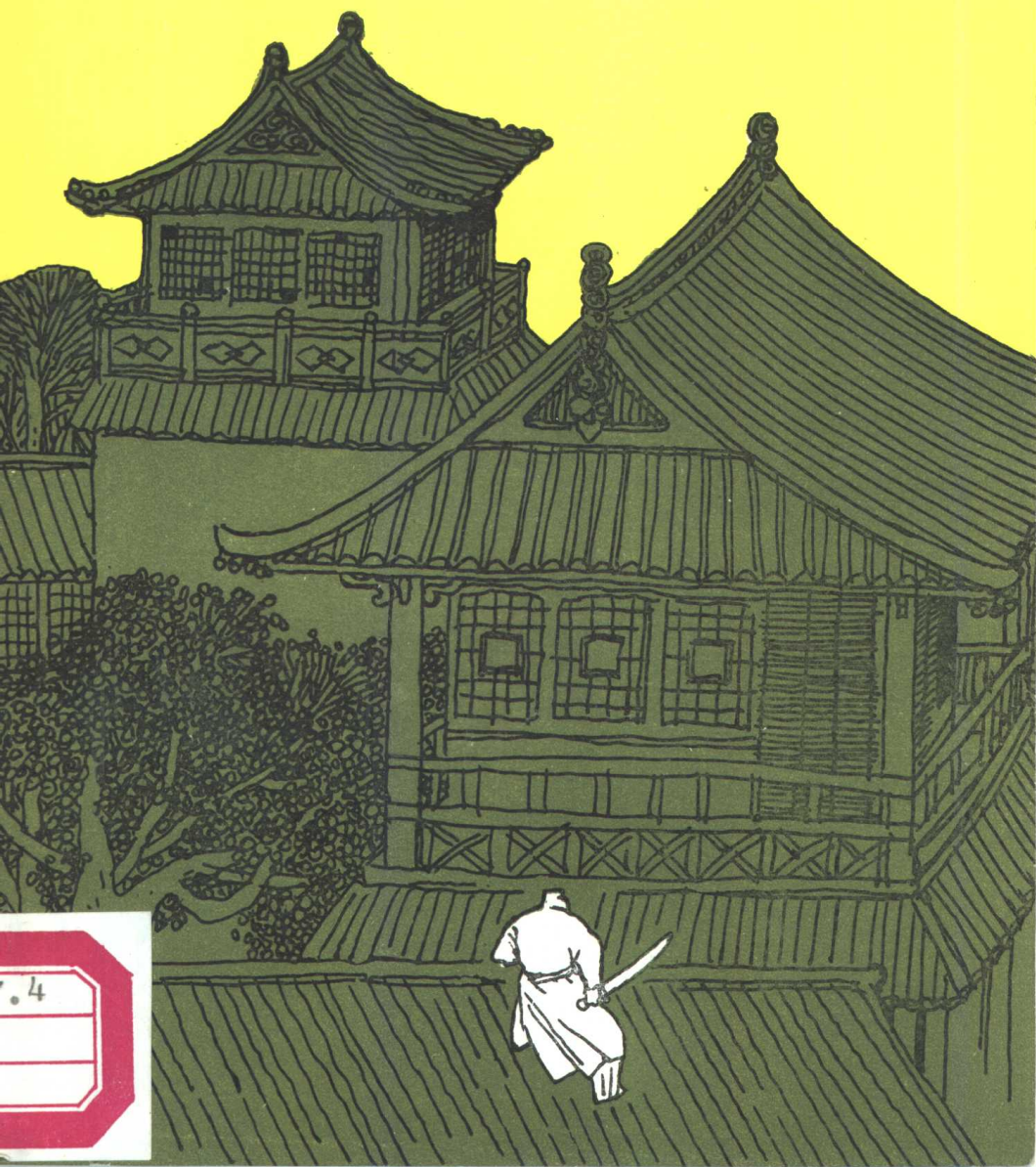


时迁外传

李怀仁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I247.4
91

时迁新传

李怀仁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第九八七·沈阳

030219

时迁新传

Shiqian Xinzhuàn

李怀仁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及1里3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 15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1/2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000

责任编辑: 白 瑶

插图: 李钟录

封面设计: 王亚非

责任校对: 潘晓春

ISBN 7-5313-0027-5/I·25

统一书号: 10158·1121 定价: 1.35元

序

朱希江

《水浒》英雄一百零八人，历代评价面目各异，而确实无愧为血肉丰满独具风姿的艺术形象者，也不过十几人。就连座次显赫的大刀关胜、霹雳火秦明、双鞭呼延灼、双枪将董平等，也难免有点概念单薄之感。

艺术形象的成败，是不以其地位高下而定的。《水浒》中不少小人物，却成为我国艺术长廊中的不朽形象。位列一百零七的鼓上蚤时迁，便是一例。

《水浒》是根据历史上宋江等，啸聚梁山演义而成，所写人物，少数实有其人，多数为作者虚构。连同《水浒》成书前，南宋画家，龚开的三十六人画赞，也仅是传说中的三十六人，不尽全为实有，时迁更是在其中的。

然而时迁在《水浒》中的形象极为鲜明生动。有关他的主要情节诸如“偷鸡”、“盗甲”多年来成为戏剧舞台上优秀剧目，使这位身轻如燕来去无踪而又疾恶如仇的怪侠形象妇孺皆知，赞美之词溢于街巷。时迁充当着水浒义军侦探式先导，在神不知鬼不觉中，以一当十，创造着出人意料的奇迹。最后终于在攻城掠将，战功赫赫，正欲班师之际，忽患搅肠痧而死！给人留下深刻怀念。

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我一直在水泊梁山所在的山东菏泽地区工作。梁山豪侠遗风时时陶冶着我的性情，也加深了我对《水浒》的偏爱。近年来，因创办文学期刊的工作需

要，我有幸广泛接触到有关水浒的传说故事，其中时迁的数量是相当多的，而且特点十分鲜明。时迁的稿子又多系李怀仁同志搜集整理，他和我祖籍又同是高唐，按《水浒》描写，时迁也是高唐州人氏。孩提时代我在县城读书时，对时迁的传说便多有所闻。于是，时迁的故事，便在我主办的《牡丹》双月刊上，相继与读者见面了。

事有凑巧，春风文艺出版社向我们征集水浒方面的书稿时，我便将“时迁”推荐去了。嗣后，在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怀仁终于完成了这部为小人物立传之作，欣喜之余，还想对“时迁”问世谈点拙见。

不知是出于地域的偏爱，还是《水浒》影响的深广，时迁在民间的传说故事不仅特多，而且多是救人危难的豪侠之举；不仅有在梁山义军中的功绩，而且还有少年遭遇。假如说，《水浒》开始还提他曾有过“跳篱骗马”之举的话，那么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时迁，却是一位侠骨义胆，武技超群的怪侠了，他虽摆脱不了一个“偷”字，但却极受人民喜爱，他身上闪烁着夺目的光彩。怀仁将许多民间传说熔为一炉，终于完成一部既忠于《水浒》原著，又有大幅度的丰富发展的《时迁新传》。在写作的体例与风格上，作者有意模仿了《水浒》章回体的结构与语言风格，读之，自与《水浒》谐韵。

《时迁新传》，是一部独具特色的通俗小说，同时又是一份研究《水浒》的旁证参考，在这儿，可以帮助人们在探讨民间传说与古典名著的关系方面，提供一些端倪。

1986年6月于梁山脚下

目 录

- 第 一 回 一里庄时家遭祸事
鼓上蚤杀仇走江湖..... 1
- 第 二 回 墨松林恶人突剪径
遇秋姑绝处又逢生..... 14
- 第 三 回 恶蔡保横霸沧州道
美时迁艺惊镇街虎..... 23
- 第 四 回 黑旋风巧识鼓上蚤
小旋风横海宴宾朋..... 30
- 第 五 回 解忧闷双游梨花店
逢乡里时迁订婚姻..... 39
- 第 六 回 卞氏女避难赤松寨
黑旋风大闹酸枣林..... 48
- 第 七 回 高唐州柴进观八景
施奸计知府假断案..... 56
- 第 八 回 柴皇城为花园丧命
小旋风因辩理入牢..... 68
- 第 九 回 沧州道时迁杀蔡保
梁山泊李逵报凶信..... 74
- 第 十 回 梁山军初战遭失利
鼓上蚤巧破石礮阵..... 80
- 第 十一 回 黑旋风高唐州贩枣
鼓上蚤后花园除霸..... 87

第十二回	突家寨搬兵又遇险 高唐州破城救英雄·····	96
第十三回	梁山军威震东阿县 两英雄山寨双完婚·····	107
第十四回	黑旋风身陷东平府 鼓上蚤救友入虎穴·····	115
第十五回	施巧计水淹双枪将 鼓上蚤盗宝东昌府·····	132
第十六回	黄沙冈李逵劫宝 空中燕砍臂全交·····	142
第十七回	盼子墓时迁遇华彬 空中燕毅然上梁山·····	150
第十八回	宋公明巧取东昌府 两英雄路过双龙寨·····	162
第十九回	东京城时迁探高府 杀官军李逵闹汴梁·····	178
第二十回	荷叶岭月夜走时迁 南坡集火烧尤太公·····	189
第二十一回	黑旋风李逵寻兄长 鼓上蚤单身劫囚车·····	201
第二十二回	三清官时迁遭暗算 青石岭齐会众群雄·····	213
第二十三回	扮公差沂水救李逵 万军中时迁取敌首·····	223
后记	·····	235

第一回 一里庄时家遭祸事 鼓上蚤杀仇走江湖

话说高唐州，春秋战国时期本属齐邑，故城在伦镇^①西侧。晋赵鞅伐齐时，毁高唐之郭。无义之战，兵燹青磷，使一座好端端的城池，化作了一片废墟。后人有诗道：

高唐故堞委荒村，伦镇西偏旧址存。
早有赵人渔远水，更无盼子守西门。
千年兵燹青磷老，终日风沙白昼昏。
嬴政长城空万里，何尝一代感秦恩！

故郭既毁，齐威王时期镇守高唐的大将盼子亦早作古，那时的盛世亦不复存在。五代梁以前，高唐城池已迁于今址。这座新城处于马颊河东畔，平畴万顷，物产丰饶，到了宋朝年间，却也颇是繁华了。那满城之内，均皆楼堂瓦舍，街衢两边，俱是店铺商贾，城外有座驿站，曰鱼邱驿，系因五代梁时，高唐曾改为鱼邱县而得名。驿站前有条大路，南通古都

^① 伦镇，在今禹城县西南四十里处。

金陵，北通幽燕大都。驿路上终日车马南来北往，络绎不绝，使得高唐城邑显得甚是繁盛。

却说驿站东北隅，有个小小的村庄，唤做一里庄。庄前驿站近处有个小小酒肆，门口一面腥红显目的酒旗高高挑起，微风中轻轻飘晃，却也有些“山村水郭酒旗风”的味儿。

这小酒肆原是一里庄一个时姓人家所开。主人名叫时成，年已花甲。时成夫妇膝下只有一子，名唤时迁。这时迁生得眉清目秀，仪表堂堂，且自小聪慧懂事，秉性正直，稍长大后，又曾在城东南琉璃寺一个长老那里学得一身绝妙武艺。他白日里帮着爹娘卖酒，习些诗文，晚间便到东关一个练武场去习演武艺。因他十分机灵，十八般武艺练习得样样精通，武场那位高人老师又见他为人老实忠厚，格外喜爱，便将一套祖传的软硬功夫，暗暗地尽数传教给了他。这时迁虽道膂力过人，武艺高强，性情却极平和，与邻里和睦相处，对父母更是处处孝字当先。因此，时成夫妇将儿子爱如掌上明珠。一家三口依靠酒肆小本生意度日，虽觉清贫，倒也过得安分快活。

一日，时迁去城外远处一座酒店挑酒，小酒肆里只剩下时成夫妇。客多酒少，到不得午牌时分，酒坛皆已见底。老夫妇正待关门做饭，不期一伙骑马握枪、缚弓插箭、驾鹰牵犬的人，闹嚷嚷奔向店来。正是：生意兴隆缘客多，福转祸事旋即来。

时成出门看时，认得领头那人是酒鬼孙贵。这酒鬼孙贵生得尖嘴猴腮，吊眉斜眼，乃城内一家财主恶少。他与知府高廉妻舅殷天锡来往甚密，平日里两人常在一起玩鸡斗狗，吃

喝厮混，胡作非为，邑人谁敢正眼觑他？都暗地里唤他们做州邑二害，如今孙贵缘何却来这里？原来这日孙贵玩得烦腻，心内闷倦，便带了一帮家丁出城打猎，正午时分，孙贵觉得肚内有几分饥饿，望见驿旁有酒旗飘晃，便率领众人急急来到酒肆门前。

那孙贵下马闯入店内，喝问时成道：“老儿，有上等好酒快将两坛来与爷吃！”

时成怎敢招恼这瘟神？连忙上前回道：“少爷恁地来的不巧，今日过往客多，酒已卖光，小儿出外去担酒尚未回来，少爷且将就到别家寻些儿吃吧。改日少爷来吃酒时，定留些好的孝敬。”

孙贵也不搭话，径直闯入店内里间四处翻腾。忽然一阵酒香扑鼻，回头看时，却见门后旮旯里，端端正正放着两坛陈年老酒“透瓶香”。孙贵不由勃然大怒，道：

“你这厮却如此做得假，欺骗爷爷。屋内现放着上等好酒，为何不拿来与爷吃？”

时成告道：“少爷不知，此乃官驿包买陈酒寄放小店，专俟过往钦差来时动用。小的怎敢胡乱动得？”

孙贵怒骂道：“你这厮眼见得是放刁，着实可恼。甚鸟官驿包买，怕爷不给银子怎的？快将酒抬出来让爷吃个痛快！”

时成苦苦哀求道：“这酒，小的真的不敢动用。”

孙贵见状那里还捺得住心头怒火，便不搭话，赶进一步，叉开五指向时成脸上打去。时成躲不及，这一掌恰恰打在两颊正中，登时鼻孔鲜血流出，摔倒地上。孙贵哪去管他？

喝令家丁将两坛陈酒搬将出来，荷叶包里将出自家带的熏

鸡、牛肉，铺摆在桌上，便自顾吃酒吃肉，斜眼也不觑那时成。吃了一阵，已有几分醉了，又将剩下的酒肴叫家丁们分吃个干净，喝一声，起身便走。此时，那老妇人已扶时成挣扎起来，眼睁睁见他们吃净了酒要走，心内连连叫苦，便哀告道：

“少爷既已将酒吃了，也罢，且将银子付与小的，待我向官驿赔说些好话，待日后买两坛来赔他。”

孙贵冷笑道：“你初时若还痛快，俺便有银子给你，此时却没有了。若知趣时，权且记在帐上，待俺与殷直阁府舅爷再来吃酒时，一并还你。”

时成叫苦不迭道：“小店乃小本生意，便是半年也赚不到这许多酒钱，若官驿问时，俺怎赔得起？求少爷看觑则个，将银子留下。”

孙贵转首对家丁们说道：“你道这厮不着实该打？”

家丁们道：“少爷管他怎的，且自管走了。”

时成哪里肯放，趑趄回来拽住孙贵衣裳道：“少爷见怜，小店委实折不起这两坛酒钱！”

孙贵哪还容得分说，一把将时成推倒地上，喝一声：“小的们，给我狠打这老猪狗！”

那一帮家丁多是泼赖出身，平日里狐假虎威，狗仗人势，此时听得主人一喝，便一拥而上，拳头如雨点般直下，登时把时成打得遍体鳞伤，动弹不得了。那老妇人上前拦阻，又被孙贵飞起一脚踢在胸口，也昏倒在地上。孙贵仍不罢休，又喝令家丁将小店桌凳等一应家什砸个粉碎，方才扬长而去。

再说时迁，贩得一担酒来，正兴冲冲往家走，口里唱起一支山歌：

走过一镇又一村，马恋槽头鸟恋林。
小本生意虽坎坷，强似往来路讨人。
得过处来且得过，得安身时且安身。
不求高官与厚禄，但愿冻馁不降临。

唱罢，抬头望时，看见了那高唐城池。你道那高唐城池
是怎的样子？正是：

奎光高阁缠白云，
雁齿青郭气森森，
鱼邱佳山绕环半，
晓月马湾东北存，
夜半钟声大觉寺，
稀来攘往路上人，
古邑景色堪称秀，
富庶之邦谁不闻。

时迁心爽步轻，挑着酒担儿忽忽悠悠，不觉来到了一岔路口上。他正待转弯，不料迎面匆匆走来一人，正好与他撞个满怀，险些儿将那担酒撞翻。时迁刚要发作，定睛看时，却是隔壁邻居胡二，乃转嗔为喜道：

“俺道是谁，却是胡二哥。你要去哪里，走得恁地慌张！”

胡二见了时迁，一把扯住他手臂喘息道：“你好不晓事，回来得恁地迟，不急煞人也！”

时迁道：“赶得忒急做甚，又无甚搭紧的事儿。”

胡二急道：“你这话好无道理！孙贵泼皮打伤了你爹娘，又砸毁了你家小店，怎的还不搭紧？”

时迁吃了一惊，道：“此话可当真？”

胡二正色道：“二哥几时与你开得这般玩笑？我正急急来寻你，却好在此撞见。”

时迁一下丢了那酒担儿，三步并作两步急慌慌向家奔来。头脑里只觉晕乎乎，心口里直发闷。来到家门前看时，见门板歪歪斜斜，店内什物皆被掀翻打碎。时迁叫得声苦，抢进屋里，看见二老兀自在床上呻吟不止。时迁上前抱住二老放声大哭。哭罢，抬头望见墙上那口腰刀，便刷地取下来，收住泪，叫了一声：“待孩儿杀了那孙贵泼贼，与二老报仇！”说罢，拔脚往外便走。

时成唤住时迁，垂泪道：“儿啊，孙家人多势众，你三拳怎敌得四手？况孙贵那厮仰仗知府妻舅殷天锡权势，咱黎民百姓哪里去辩理？便是你杀了他也要去吃官司。且事已至此，倘你再有个好歹，我和你娘依靠何人？我儿万不可莽撞行事。”

时迁顿足道：“孙贵泼贼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今日又欺负到咱家头上，难道就此罢了不成？我如何忍得下这口气！”

时成叹口气道：“常言道，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权且忍下这口气，可从长计议。”

时迁踌躇半日，看二老脸色焦虑又呻吟不止，无奈只得依了。当下到药铺取来两剂草药煎了，服侍爹娘吃下，便才又

收拾起破烂家什，重整门市。

当晚，时迁打火做饭，那二老水米未进，时迁哪里还吃得下去？便掇条凳子，坐在床前守护二老。时值深秋时节，夜风瑟瑟，吹得屋内那盏油灯晃晃忽忽。时迁看着伤痕斑斑的二老，屋内的伤痕残迹，不觉悲愤填胸；听谯楼已打二更鼓响，二老也呻吟得轻了，一阵困乏难当，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忽然，房门一响，进来一人，直向他冷冷地笑。时迁一阵毛骨悚然，定睛一看，那人却正是孙贵。真个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时迁怒从心头起，刷地抽出腰刀，向孙贵头上猛地劈去。只听哗啦一响，孙贵倒在了地上。时迁出了口气，心头一动，睁开眼看时，却是秋风吹得什物作响，方知刚才情景却是一梦。此时谯楼正传来三更鼓声。时迁侧耳再听，不闻二老呻吟，心中不免惊疑不定，凑近床头细看，可怜那二老偌大年记，经不住风霜，已双双气绝身亡。时迁顿足捶胸，五脏俱裂，又怕夜间惊扰乡邻，只得低声啜泣。待到次日天亮，方邀来乡亲邻里办了丧事。时迁跪在二老坟前发誓道：

“爹娘生俺七尺身躯，又习得一身软硬功夫，本欲安分守己，奉养二老，不料那孙贵泼贼无故欺负到俺头上，将你二老打死。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时迁祷告毕，朝二老坟头拜了三拜，起身回到小店，收拾起行装及应用之物，横下心来，专等夜间行事。

话休絮烦，不觉已是红日西沉，夜幕垂临。时迁拿壶酒来烫了，又胡乱切盘肴馔，独自吃起来。听谯楼已起更鼓，便穿了紧身衣服，插了数把飞刀，提了腰刀，悄悄走至城边。

时迁拣个熟悉处伏下来细听，此处城墙并无巡逻哨兵声悉，便越过护城河，手扳砖缝攀上了城墙，再纵身跃了几跃，便落入了城内。他拣僻静处走，暗地里行，转弯抹角，不一霎便来到了孙贵宅院面前。此时，孙家灯火通明，大门尚且未闭。时迁看看左右无人，一个箭步闪入院内，拣个茅厕旮旯里藏了起来，专等更深时下手报仇。不料一个小厮从内宅院里趑趄出来，去茅厕小便，用灯照时，瞥见旮旯里有人，吓得大叫一声，抛了灯笼，窜回了内宅。时迁暗忖道：“那小厮回去，必定叫人来搜寻，俺不如且施展本领藏过，再做道理。”乃一个旱地拔葱，将身一纵，双手搬住房椽头，又一个珍珠倒卷帘，将身子翻上房去，靠内宅院房上瓦垆贴下身子藏了，观察着院内动静。

再说那小厮，跑进内宅喊人来茅厕搜寻，哪里还有甚么人迹？众家丁阁院里搜寻遍了，也无半点疑迹，不由一齐怒道：

“你这厮恁地折腾人，着实可恼！”

那小厮一迭连声价叫起冲天屈来，道：“适才那人委实就在这茅厕旮旯里，我怎地是折腾人？”

正吵闹间，孙贵醉醺醺地送殷天锡，从里面走了出来，见家丁们吵闹，便喝问道：

“深更半夜，吵嚷甚么？府舅爷在此，岂不耻笑！”

家丁们一齐回道：“牛三这厮说这厢里有人藏了，待俺们来寻时，半个人影皆无。道不得这厮贪嘴多吃了几杯酒，花了眼睛看错了，恁般来折腾人！”

孙贵正欲问那个叫牛三的小厮，殷天锡一边接道：“区区小事，也值得如此大惊小怪！府衙里现有的是班头捕快，便

有几个蠢贼也不必这般聒噪。小心坏了你们老爷的兴致，皮肉吃苦！”

家丁们与那小厮，谁还敢再出声？都悄悄地退了回去。

殷天锡转身又朝孙贵笑道：“贤弟不必介意，但有歹徒暗算你，我必置他于死地。只是今夜那小姐儿你设法制服，倘那女子再不顺从，明日便将她卖入娼妓行院，看她奈何！”

原来孙贵前日里抢来一民间女子，锁在后花园房里，逼她为妾。那女子生性刚烈，哪里肯从。整日里直是啼哭叫骂。孙贵今日请来殷天锡商量主意。两人吃了一天酒，直至这夜阑星稀，殷天锡才走。如今殷天锡这一番絮叨，直勾得孙贵神魂颠倒。送走殷天锡，他便径直奔后花园来。

此时，弯月已西坠，残辉从树枝间洒落院里。孙贵醉眼惺忪，看那房门仍旧紧闭，窗孔透出淡淡灯光，却只不闻那女子的嚤嚤哭声。孙贵不由暗喜道：“这女子莫不是经不住劝说，回心转意了？”一壁厢忖着，一壁厢说道：

“小娘子，叫你一人在此，好不孤单，大爷今夜来陪你！”

孙贵掏出钥匙待开房门，锁却摸不见了。孙贵只当是丫鬟又开门来劝说，便口里叫着“心肝”、“宝贝”，推开了房门。说时迟，那时快，倏地房内窜出一人，一把持住他衣领，朝下一按，将他按在地上，手里的钢刀明晃晃在他脸上蹭了几蹭，低声喝道：

“若嚷时便杀了你！”

孙贵这一惊非同小可，正是：三魂已飞，七魄俱逃，酒

也吓醒八分，浑身筛糠欲倒。往日凶相全不见，只似一个草包。

那人咬牙问道：“孙贵泼贼，可认得你时爷爷么？”

孙贵磕头如鸡啄米般，连连求饶道：“时爷爷，时祖宗，孙贵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虎威，小人罪该万死！只求爷爷饶小人一条狗命，日后必当供奉重报！”

时迁将牙咬得咯咯响道：“你这泼贼，平日里仰仗殷天锡权势，与他狼狈为奸，抢霸良家女子，欺压平民百姓，无恶不作，恶贯满盈；前日又打杀我二老，逼起爷爷的杀性。今番饶你不得，叫你死个明白，明年今日便是你的周年。”

孙贵待喊叫时，时迁手快，早手起刀落，孙贵已身首异处。

杀了孙贵，时迁出了一口恶气，解了心头之恨，转念一想：“一不做，二不休，我何不将这泼贼宅院一发烧了？”遂取出引火之物，便要点燃。又暗忖：“俺杀了仇人孙贵，免死狐悲，殷天锡那厮岂肯善罢干休？倘那厮寻起事来，不牵连他人？眼见得俺在家乡留不得了，索性不如留个姓名。”想罢，便从孙贵身上割下块衣襟，蘸着孙贵颈项鲜血，在那粉墙上写道：

杀人者高唐鼓上蚤时迁也！

写罢，将火几处里燃着，便纵身翻过花园墙头去了。

列位纳闷，那女子哪里去了？原来，殷天锡与孙贵的谈话，时迁隐在房脊瓦垅里，早已听得明白，思忖道：“我何不如如此如此？”乃轻轻将身子缩到后檐，无声无息跳将下来，箭一般奔至后花园房前。房内那女子犹自啼哭不止。时